

中國
歷代名人傳略
第五集

王治心
李次九
編著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版
所
青 年 叢 書 第 二 集 第 十 九 種
中 國 歷 代 名 人 傳 略
第 五 集
有 權

民 國 三 十 年 三 月 初 版

編 著 者

王 李
治 次
心 九

出 版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上 海 博 物 院 路 一 三 一 號

每 冊 實 價 一 元 八 角 (郵 費 另 加)

YOUTH LIBRARY SERIES II

No. 19

Lives of Chinese Great Men

By

C. S. Wang and T. C. L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1.80

Postage Extra

March, 1941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五集

序一

吳耀宗先生要我繼續余牧人何子恆二先生所編著的中國歷代名人傳略，從宋朝起頭直到最近，分別爲第五第六兩集，奉命之餘，十分高興。因爲余牧人初意欲編著此書時，擬定分爲四集：第一，自古代到秦末；第二，自漢初到三國；第三，自兩晉到唐末五代；第四，自宋初到清末。而何先生續編中把自晉至五代，分成了兩集，於是共出四集的計畫，不得不變成爲六集了。余人計畫伊始，我們以金陵同學的關係，互相商討，故在取材立意文字之間，會供過我一得之愚。如今吳先生欲我來續貂，恰合我十五年前的夙意，當然毫不猶豫地接受下來。不過我在滬大的功課，相當繁重，只有利用暑假的餘閒，來從事此項工作，去夏以三閱月的忙碌，屏除一切其他事務，寫成十八萬言的中國基督教史綱，出版以後，很感到工作的毛糙。今夏本來另有計畫，想把多年來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輯成一部中國文化史，因爲感到中國文化史一書，還沒有一本適用的大學教本，如李繼煌所譯自日本文的中國文化史，與顧康伯根據李譯本所編的中國文化史，都偏重在政治部分，於文化的本身，很少發揮。好像是一部通史。柳翼謀先生所編的兩大冊中國文化史，雖然是一種別具見地的創作，猶不免爲縱的敘述，於每一問題，缺乏首尾的完備。楊

東蓴先生所編的本國文化史講話，以唯物主義經濟史觀爲立場，對於整個的中國文化，似乎有點偏頗。所以我想另編一本，以問題爲經，以時代爲緯，分爲五部分作橫的敘述，即政治經濟的制度，社會風俗的沿革，學術思想的變遷，倫理宗教的情形，藝術器物的發明。預計當在五十萬言以上，滿擬以一年之力，完成此工程。是以吳先生的命令頒到時，不能不感到時間的難以支配，正在躊躇的時候，適有老友李次九先生避難來滬，與之商酌，却不料次九竟能以協助相許，使我能夠多用力於文化史方面。於是我們便相約如何分工合作，由我搜集材料，次九則任組織寫作之勞，果然在五閱月合作的中間，完成了第五集一冊，名雖合作，實則大部分都是次九的力量。

我同次九，本來是歸安邑同學，後又加以皈依基督的關係，同隸於上海慕爾堂爲教友，感情愈見密切，真像他在本書序文中所說『志同道合』。次九是一個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當我們浙省辦理第一師範的時候，他便任該校的國文講師，響應北大的文學革命，力倡白話文，爲該校所稱四君子之一。他不但在文學革命史上，有過相當的貢獻，而在遊學東瀛時，受到先總理孫先生的薰陶，於辛亥革命之初，參與吳興光復工作，出任民政領袖，於本鄉縣政，多所改革，事後功成身退，仍於教育上盡其貢獻。八一二前夕，正任杭州貧兒院院長之職，事變暴發，浙江淪陷，護衛數十無依貧兒，相率西移，備嘗艱苦。厥後繞道湘桂，轉輾來滬，我們又得在患難之中，晨夕過從，探討學問，未始不是一件幸事。凡是與他接觸的人，無論

和他談論什麼事，莫不感到他能片言中的，開拓心胸；平時下筆爲文，又能滔滔不絕，倚馬千言。間嘗涉獵詞章，喜讀楊誠齋詩，作風亦如之。尤好長短句，取張皋文詞選與董子遠續詞選，所錄唐宋詞人五十餘家，詞凡二百八十餘首，一一加以評註考證，列參攷書百有餘種，成詞選續詞選校讀一巨冊，鄭澤民、俞寰澄、梁叔和諸先生爲之序，沈尹默爲之題簽，其價值可以想見，出版以後，頗得文學界的好評。

上列數語，本不足以盡介紹之意，讀是書者，當能於字裏行間，得見次九思想的前進，文章的雅潔，以與前四集相較，其審慎周密，適合時代之處，固不必我來妄加月旦。

介紹既竣，且就編著本書的用意而言：

第一，要選擇精當。一部廿五史，卷帙既如是浩繁，而且這些所謂正史，除了極少數由於私人撰著外，大都乃是官書，即由帝王飭令若干大臣官修的。官修的書，又大都有許多顧忌與拘束，只顧到官家有利的政制方面，於一般社會每多忽略，這種以專制政體爲立場的記錄，欲求其適合今日的新青年，實是一件難事。

第二，要文字通俗。古史文字，艱奧晦澀，往往有難於索解之處，司馬遷撰史記，雖已把古史料，如五帝本紀、夏殷本紀等取材於尚書的二典謨誥，改爲漢代通行的文字，而漢代文字，猶有許多爲今人所不易了解，此後各史及資治通鑑等類，亦復如是不獨使後世讀者費去許多攷證索解的時間，更免不了發生

許多誤會。尤其是那些地名制度等等，與今迥異，乃至因一字的索解，一制度的攷證，窮數日之力而未能了然，故欲把他改成今日的通曉文字，又是一件難事。

第三，要裨益讀者。我國關於史部的書籍，多至不可勝數，單就四庫而言，所著錄的有二千一百廿六部，三萬八千二百九十三卷之多，又況有四庫未收的書籍，卽就現存的正史而言，已足彀使我們窮畢生精力而不能竟其業。尙有所謂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雜史以及政書、地理、史鈔、史評等等，真要叫我望洋興嘆。入手且難，遑言裨益？要求時間經濟而能獲得身心利益與生活受用的，尤爲難上加難的事。

第四，要引起興趣，一味把原史文字，照本翻譯，如流水賬簿，自覺枯燥無味，所以必須本着最新的記傳文學的描寫，除去抄襲式的引證，重疊式的註解，成爲活潑生動的短篇故事，叫讀者發生興趣，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既有這許多難處，怎能貿然從事呢？好在余何兩先生在前集中已具有一個標準的輪廓，似乎可以依樣地畫個葫蘆。但却又不是那麼簡單。要知道在漢唐以前，一般浮在篩面上的人物，尙比較地爲普通人所熟悉，而自宋以後，中國民族受着外來勢力的侵入，起了一個大變化，已不若漢唐以前那麼單純，所以必須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選擇些適當的人物。因此，我們決定我們的選擇標準，是要以民族主義爲中心，不僅是選取若干聖賢豪傑，把他們的嘉言懿行，做我們修養身心的借鑑，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加

強我們民族復興的力量，而指出一般過去人物在思想上措施上的謬點，使生活在這個大時代中的青年，有一個適當的遵循。因為在這個大時代中，決不容許我們盲目地去崇拜偶像，背反了時代，陷入到開倒車的錯誤。這是我們編著本書的中心意見，在次九的序文中已經懇切地說明白了！希望讀這本書的青年們，都能把握住這點意義，一方面要取法古人的優點，一方面却要糾正已往的錯誤，正如孫中山先生說：『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可以放棄。』究竟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呢？他又說：『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是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所謂合我們用，即是合我們民族復興的意義，不合我們用，即是違反我們民族復興的意義。所以我們的責任，便要把已失掉的民族地位，恢復過來，要恢復民族地位，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除了舉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道德外，又嘗注意於宋儒的誠意修身。其意蓋欲使我們建立起完全的個人道德，然後把我們的全部力量，貢獻給整個民族。並且不單是叫我們明白古人的言行，懂得文化的進展與歷史的價值，同時，要我們能做個身體力行的民族英雄。這樣，在我們閱讀到我們所舉出的古人事蹟時，正應像吃飯一樣，把古人的精神，變成了我們的血液。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國慶後二日吳興王治心序

序二

本年五月間，我志同道合的老朋友王治心約我去幫助他編中國歷代名人傳略，並拿出已經出版的傳略來，說要接續地編。我們就翻開余牧人何子恆兩位先生編的傳略，大體地看了一遍，得到了一個輪廓，才商量怎樣接編。治心因滬大講壇上的工夫太忙，又因別有著作，他只能定一個大體，叫我拿平日看書當消遣的工夫都移到這上頭來用；我也因為這是青年協會的工作，並且看治心實在忙不過來，就答應了下來。我仔細看余何兩位先生的大著，編著的主旨，方法和標準，都很現成，只要依時代的次序，接編下來，用不着再寫什麼『導言』『緒論』一類的廢話。不過換了一個人來寫，小小的差別，總是不能夠沒有的。第一：我們以為司馬遷寫史記，他採取書經裏的史料，差不多都改成了著作者生活着的時代通用的文字；那麼我們現在既然要用現代通行的語體文來寫這傳略，除了沒方法可以改的史料以外，都要儘量改成語體文，這樣在注釋一方面也可以省許多累墜。只有幾篇很有關係的文章，附錄在傳略後面作補充的用場，才錄原文。第二：我們以為趙宋一代用全力強化了官僚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雖然宋儒能夠脫離漢儒今古文紛爭的科臼，並開始對經發生疑問；可是這班御用的學者，不單是理學的爭論，鬧得烏烟瘴氣，還加強了他們一朝以後束縛人民思想的力量。讓趙家君臣們包辦出賣民族，儘管出

了好幾個挺大的民族英雄，因為立不起民族的聯合戰線，到底救不了民族的滅亡。並且這個遺毒，一直傳到近百年，非但沒有消淨，還免不了有『逢春必發』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用大衆通用的文字，毫不讓他有一些兒隱藏，赤裸裸地寫在紙上。歷史本是人創造的，又是有聯繫性的，人無論有名的或無名的，他在生存時代的一舉一動，無論好壞，多少總要把他占有的空間推動一下的。經過他這一推動，雖然他本人已經是老早過去了。但是受到他這推動力量的影響的，變好變壞雖不一律，影響總是有的，有了影響，也一定要起變化的；如果是有名的人物，那麼當然影響更大，變化也更多了。我們生在這許多數不清楚的名人之後，又踏進了空前的大時代，就應該把受到的影響，無論是好的或是壞的，十足地認識清楚，才能夠決定怎樣變化向大時代的光明去處邁進。要認識清楚，就得全仗目力，害了白內障的明盲，那是沒有救藥的；單害近視，在這科學『日進無已』的時代，是全不礙事的，我寫這傳略的責任，近視是自己曉得不能免的，但決不甘心作不可救藥的明盲。

中華民國第二十九次國慶前夜寫完。浙江吳興李次九。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五集

目錄

王治心序.....一

李次九序.....六

宋

趙匡胤（宋史五代史附）.....一

寇準.....一二

范仲淹.....二〇

包拯.....二八

歐陽修.....三二

司馬光.....四五

王安石.....五九

二程（周敦頤邵雍張載附）.....七九

蘇軾.....九一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五集 目次

二

李清照 (柳永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吳激附)	九九
李綱	一一一
陳東 (歐陽澈附)	一三〇
李若水 (歐陽珣附)	一三五
岳飛	一三八
朱熹	一五四
陸九淵	一六三
文天祥 (謝枋得附)	一六八
陸秀夫 (張世傑附)	一七八
元	
忽必烈 (成吉思汗元史遼金西夏史附)	一八三
耶律楚材	二〇一
廉希憲 (伯顏劉秉忠附)	二一一
阿喇卜丹 (伊斯瑪音孫威附)	二二六
關白馬鄭高	二三〇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五集

趙匡胤（宋史五代史附）

趙匡胤是宋朝開國的皇帝。宋以前叫作五代，什麼是五代呢？就是朱溫的梁，朱邪存勗的唐，石敬瑭的晉，劉知遠的漢，郭威的周，這五個朝代。其實從梁到周的中間，和他們一樣，割據一方，稱皇稱帝的，還有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北漢，這十個朝代。因為趙匡胤立了宋朝之後，從他的繼承綫上一直推上去到唐朝止，是梁唐晉漢周這五朝，宋朝人自然是說自家是上接唐朝的『正統』的。那末這中間的五個朝代也連帶算作『正統』了。五代的名稱，當然是從宋太祖開寶六年薛居正等奉詔修成五代史的時候成立的，其餘的十個朝代，後來作史的就叫他十國。這個辦法，把五十多年亂七八糟的十多個軍閥，給他一個概括的名稱，實在是極簡明的。但是這五個朝名從前都有過，所以後來的人為容易辨別起見都加上一個『後』字。

朱溫石敬瑭郭威都是殺了他的皇帝而自立的。石敬瑭並且把燕雲（一）十六州送給契丹，就是後來的遼，請他來滅了後唐，才受契丹的冊命的。朱邪存勗是滅了後梁才稱帝的。劉知遠是因為契丹滅了後晉才稱帝的。朱邪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都是沙陀人，不是漢人。十國中間的南唐北漢南漢後蜀吳越荆

南，到趙匡胤做皇帝的時候還在。

上面說的，和趙匡胤從他主子家偷偷摸摸把皇位搬過來給自己坐；等坐着了，就想法子要穩穩地坐下去，不讓他像前頭那些朝代那樣短命，都有直接的關係，不是廢話啊！

趙匡胤是涿州人，他的祖先，在唐末做過小官；他父親弘殷，很有武力，騎射的工夫都好，後唐莊宗很愛他，命他管禁軍，在後漢乾祐年間做護聖都指揮，在後周世宗的時候會帶兵打平楊州，封過天水縣男，和他的兒子匡胤還分管過禁兵；他的母親姓杜，他是後唐天成二年（九二七）在洛陽夾馬營生的。

趙匡胤小時候有個香孩兒小名，後來做了皇帝，他自己和他的娘杜氏當然要造出一段神話，叫人家信他是『真命天子』，說什麼他生的時候，滿屋子是紅光，有一股異樣的香氣，隔了一宿沒散，徧身是金色，到三朝還不退，他父親的騎射工夫不錯，他小時候跟着學，自然越發出色，有一次，他試騎一匹惡馬，並沒有銜勒，馬使性往城上跑，他看見城門要碰頭了，就很迅速地從馬背上跳下來，再起身追上去，騰身上馬，這個騎術的確不錯；後來就『過神其說』地說是頭碰着了不碰碎，又是真命天子的證據。

趙匡胤的父親老早在做武官，他却不在家跟父親過活，在二十歲左右就流浪在外面，後來住在襄陽的佛寺裏，這寺裏的老和尚給他路費，指點他往北方去投郭威；這時郭威正在招兵要去征河中（李守貞，趙匡胤就應募在郭威部下當兵，當了三四年兵才補着東西班行首。後來郭威的養子本姓柴改

名叫郭榮的做了開封府尹，他就在府裏做馬直軍使，一直到郭榮卽了位，他才顯出他的看家本領來。

這年正月郭威死了，北漢劉崇是劉知遠的弟，和郭家是世仇，就乘這機會帶了三萬大兵，聯合契丹的騎兵一萬餘從晉陽（3）殺來。後周的京城是在現在的河南的開封，郭榮就自己帶了兵出去抵禦，到得高平（4）兩軍就遇着了。正要會戰的時候，郭榮部下的指揮樊愛能何徽却先帶着騎兵逃了；步兵一千餘也跟着卸了甲，口裏還喊萬歲，望北漢陣裏投降。郭榮眼見到這樣子是危險極了，就親自上陣去督戰；這時趙匡胤正做宿衛將官，就對他同道的將官說：『主上危急到這樣，我們還不拚命嗎？』他立刻一馬當先衝鋒上去，宿衛軍都跟着一齊拚命殺上，就把後漢那面的兵殺得大敗，還乘勝一直攻到河東，趙匡胤的左臂着了流矢，等郭榮收兵才停止。經過這次大戰，郭榮自然大爲賞識，回來就升趙匡胤做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

後來郭榮屢次親征南唐，像滁州六合壽州泗州山陽楚州瓜步（5）幾處大戰，趙匡胤都奮勇當先，立下極大的戰功，官也升到了義成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從此威名大振，南唐害怕起來，就送他白金三千兩，想離間他們君臣。趙匡胤是聰明不過的，馬上收下了，連那來書一起獻給郭榮，就把這計破了。滁州那一仗，因爲南唐是很富足的，所以得到的勝利品很多，趙匡胤正差親信去取絹，恰遇着郭榮已派了翰林學士竇儀在管理這事，竇儀對趙匡胤說：『您剛打下這城，就是全拿了都不相干；現在已經登記

了，沒有皇帝的詔書，是不能拿的。』這話給了趙匡胤一個好教訓。還有拿半部論語，輔佐趙匡胤定天下的趙普，也是這時范質舉薦他來做滁州軍事判官，趙匡胤遇着他，兩人就談得非常投機。趙匡胤在郭榮手下學得的益處真不少，郭榮總是高他一着。

等郭榮死了，剛傳位給他的七歲兒子宗訓，趙匡胤就仿照郭威帶兵到澶州（6）叫將士把黃旗裂開披在他身上，回來說將士逼他做皇帝的老法子，先叫鎮定（7）兩州假報遼和北漢連合入寇，七歲的皇帝由他擺佈，就派趙匡胤帶禁兵去抵禦。趙匡胤在上年周世宗郭榮沒有死的時候，已在做殿前都點檢，這天是周恭帝元年正月初三日，趙匡胤帶了禁兵由京城出發，京城裏，那日謠言很盛，說：『今天點檢要做皇帝，』滿城恐怖，有匿在家不敢出來的，有胆小逃避的，因為趙匡胤早放出謠言，說：『郭榮上年征遼回來，在路上看文書，有一個皮袋裏放着一片三尺多長的木板，上面寫着「點檢作天子」五個字，郭榮從袋裏取出來，一看見就驚奇得了不得，那時在做點檢的是張永德，郭榮回得京，就馬上把張永德擡了，另派趙匡胤去接張永德的事，這不是天意要趙匡胤去應驗這句話嗎？』這天晚上禁兵只開到陳橋驛，還沒出開封府的境界，到五更時候，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就帶着兵士集在驛門口，宣言『策封點檢為天子，』說畢，就向趙匡胤的臥室擁進來，趙匡胤的弟匡義和趙普先還假意阻止一下，然後走進臥室請趙匡胤出來，石守信等和兵士們都照前喧嚷着，一面就把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大家喊着萬歲，向趙匡

胤拜，拜畢，立刻擁着上馬回京。

趙匡胤帶兵從陳橋驛回到京城的時候，早朝還沒有退，朝裏得到警報，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立刻出朝，正在傳令抵禦，軍校王彥昇馬上追來把韓通殺了。趙匡胤進了自己的公署，將士們就把朝裏的宰相范質、王溥一班人也擁着來了。趙匡胤見了范質等，就裝着哭臉對他們說：『我受世宗的厚恩，現在將士們逼迫着這樣幹，實在對不起天地，怎麼辦呢？』范質等還沒開口答話，列校羅彥瓌就舉起劍惡狠狠地說：『我們沒有主子，今天必要得到天子！』嚇得范質一班人慌作一團。王溥首先跪下叩頭，范質也跟着拜了。這一羣人就擁着趙匡胤進宮，召集百官都來，快到上燈的時候，班次已經排定，翰林承旨陶穀不慌不忙從袖中把現成的禪位詔書拿了出來，趙匡胤就是這樣上殿坐在皇帝的位上，受文武百官的禮拜，毫不推讓，把郭家的周朝改成了趙家的宋朝。趙匡胤從陳橋驛回京，剛要進城，就派他的親信楚昭輔趕快到家把這事稟報他的母親杜氏，杜氏得到稟報，就說：『我兒素有大志，於今果然。』當時反對趙匡胤的只有昭義（8）節度使李筠和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趙匡胤先後親自領了石守信等去打，都給他打得大敗。李筠和李重進都是城破了自己燒死的。

趙匡胤曉得自己能夠做皇帝，是兵權太大的原故，這是唐朝末年藩鎮制度種下的禍根。他當即和他最知心的宰相趙普秘密商量了根本改革的方法，先從兵制下手，立了一個更戍法，把全國的兵分爲

禁兵、廂兵、鄉兵三種，禁兵最精，輪流派往各路駐扎，不歸一個主將長期統帶，行政系統上是隸屬於兵部，徵調的權，是由樞密院掌管的，這個辦法一行，兵權全在皇帝手中，將帥是沒有自家的私兵了。到了第三年，有一晚上，趙匡胤請他的功臣石守信一班人飲酒，正飲得高興的時候，忽叫左右服侍的都走開，才很親密地和他們說：『我沒有你們是不會做皇帝的，那裏曉得做皇帝實在太難，遠不及從前做節度使快樂；我夜裏總睡不着，這把交椅，誰不想坐一下啊！』石守信等聽了這話，嚇得都跪下來說：『皇上怎麼說這話！天上的旨意早定了，誰敢變心！』趙匡胤全不放鬆，再逼緊說：『你們是不消說的，你們的部下要高升一下，那怎麼辦呢？假使一天他們把黃袍披上你們的身子，就是不做，也不行啊！』石守信等都被他逼得哭着說：『臣等愚笨，請皇上放一條活路！』趙匡胤看他們都急了，就乘機會誘他們說：『人活在世上，日子是過得多麼快啊！貪圖富貴，不過是想多積些金錢，讓自己享樂一世，子孫也不會窮苦罷了；你們何不各人把兵權交出，保住頂大的爵位，揀好的田地房屋多買些，給你們的子孫立一個堅固的基業；再多買幾個歌兒舞女，好老來儘量開開心；我還要和你們都結門子親，彼此都沒猜疑，這不就行了嗎？』石守信等聽得有下場了，就都說：『皇上爲臣等這樣打算，真是叫死人再活過來啊！』明天，就大家告病回家，把兵權一齊交了。還有兩個制度，也是和上面的事有聯帶關係的：一個是任命文臣去做知州，這不是一下子都改任文臣，是乘着原來的死了，就派文的去接任；或是轉調的時候，插下一個文的去；或者本來是